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第四回 思療妒鶻鷓置膳 欲除奸印信關防

引首《登樓霞山夢氏園》 李太白作
碧草已滿地，柳與梅爭春。
謝公自有東山妓，金屏笑坐如花人。
今日非昨日，明日還復來。
白髮對綠酒，強歌心已摧。
君不見梁王池上月，昔照梁王樽酒中。
梁王已去明月在，黃鸝愁醉啼春風。
分明感激眼前事，莫惜醉臥桃園中。

【評】

昔之梁王，已入青蓮之詠；今之成珪，其誰弔那？黃鸝有不盡之愁，成氏多有餘之情。

卻說成員外困忍了妻子一口閒氣出門，都氏沒處尋訪，終日與義女、姪兒說說笑笑，倒也不把丈夫放在心裡。誰知成珪，自那日出來，也不到門戶人家，也不到庵觀寺院，卻在周智家住下。那時成家也有人來探問，卻是成珪已經吩咐，只說不在，故此鐵桶風聲，水瀉不漏。朝日與周智下棋飲酒，閒話白相，或者自己看些小說傳奇，到也安樂，也竟不想回家。

一日，正是初秋天氣，與周智多著了幾局圍棋，有些不奈煩，獨自個踏出後花園中，見那敗荷衰柳，不覺淒然。又見頭頂上「颼颼」的一聲，剛打一片梧桐葉來，那時一發傷感，未免長歎一聲，又踏到那邊，看見幾盆黃菊，將已開發，成珪愁中作喜，借此為題，吟出一首絕句道：

萬草皆零落，此花才吐芳。
可憐不結子，空自歷風霜。

成珪吟畢，又聽得天際「呀呀」之聲，抬頭一看，卻是一行歸雁，不覺弔淚道：「我成珪真好苦也！你看禽鳥尚且知歸，我男兒漢，到弄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逃！自與老乞婆慳氣出門，不覺一月有餘，雖然離了火坑，終非長策。周君達待我雖厚，涼亭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；老乞婆縱然不好，那一家老小能不垂念？我想欲待回去，倘他性格到底不改，教我今番怎麼過得日子？且待周君達來商議再處。」

周智正備了些酒食，來與成珪賞桂。成珪道：「愚兄出門一月有奇，不免思歸，正待請你作別。」周智道：「兄來一月，知己中無甚相款，今欲回歸，諒非責弟之慢。但舉世無不爭之家，若因小憤而遽去之，固非理也，故弟於彼時原不當留兄；所以留之者，為少避尊嫂烈烈之雄威耳。今兄出門一月，諒嫂嫂之性，亦應消滅幾分，兄若回歸，料來安妥，弟亦不敢作婦女態以留兄，兄亦毋以弟為逐客以罪弟。」成珪道：「說那裡話！全仗賢弟幹全，豈止一端受惠？但我那老不賢，如得老弟所言，舊性消些才妙；倘是愈加，如何度日？正要謀之於弟，不識有以教我否？」周智道：「我思戰、守、降三策，並出下謀。獨有鶻鷓一法，未經行驗，倘試之有靈，實為王道之濟。且用力少而成功多，不亦可乎？」成珪道：「快快見教，是何等的妙藥？可要幾百換哩？」周智道：「弟於《大荒經》中，曾見一句道：東海有鳥，名為鶻鷓，食之可以療妒。後來梁武帝因鄒後之妒，命漁人遍搜而廣捕之，以食鄒後，數餐之後，後性頓減大半。兄今欲歸，盍行此法，聊小試之。倘有應驗，即當舉之於世，以救天下之懼內者，豈不大有陰駕哉？」

成珪道：「既有這等妙方，賢弟為何久秘自私？早說也好！」

辭了何氏院君，邀同周智一徑歸來。眾主管、家僮俱來迎接，道：「員外一向卻在那裡，一些也沒下落？」周智道：「員外自往武當進香，故此去這一程。」眾人驚喜相半，不在話下。

都氏見了丈夫，自知沒理，把個笑臉迎著道：「員外要那裡去，老夫老妻說也不說一聲，怪不得旁人道你不好。」成珪道：「我往武當進香求子，與你計議，料必不許，與你說些什麼？都氏道：「武當進香，有何指實？」成珪答應不來，周智忙向袖裡胡亂摸出條字紙兒道：「員外素手清香，並不帶些香貨，單只適才遞這籤票兒與我看，說若要生子，除是娶妾。故此又恐老嫂見怪，區區不摸出來，除此並無別物。」都氏道：「神聖那裡管得許多閒事，求籤總不靈的。快叫院子，安排酒饌與老員外洗塵。老周若不棄嫌，用一杯去。」周智道：「小可頗不敢辭，即當相擾。」三人盡醉而散。冷祝夫妻與都氏見成珪已回，安身不牢，各騙院君許多貨物，一齊散了。

成珪在家，心下只有鬱鬱不樂，每常想起鶻鷓方子，又不知何處好買。一日，偶然在解庫中，見那主管們內中好頑要的，與一個專捉鳥兒的張小貓鬥黃頭、調畫眉，賭錢賭氣，也非一日的人了。成見著阿貓，便自打上心來，問道：「小貓，我見你弄鳥行中不止一日，你也盡識得百鳥名字否？」張小貓道：「員外一發小覷了阿貓！莫說百鳥名字，便是性格，也都曉得哩！」成珪道：「你且略道幾件如何？」張小貓不慌不忙，把那百鳥性格一一讀道：

禽賦

竊觀鳥性，靈蠢各殊。慈烏有反哺之恩，巨喙有警夜之智。啄木畫印而求殮，鳩鳥步罡而自肆。鶯善鬥，鵬善搏，鸚鵡能言，摩背則啞；鶻鷓解語，剔舌則鳴。鶻巢背太歲，故處危樹而不傾；燕窠伏戊己，雖寄高梁而不落。清歌效法於文鸞，妙舞尚形於素鶴，駕班鸞序，鳩拙鷓閒。梟鳴不孝，鶻鷓友悌，杜宇啼必北向，鶻鷓飛必南翔。鶻書符，鶻救水，鶻翔風，商舞雨，鶻蜚霜，鶻翥露，所技既殊；鶻交影，鶻交睛，鶻感音，鶻相抵，鶻交聲，鶻交頸，所交各異。鶻鷓有療妒之施，乾鶻有知來之術。鷹揚鼓勇於武夫，鶻淚助幽於道侶。雁過南樓，佳人心裂；鶻喧北牖，愁士眉舒。雞寒上距，鶻寒上喙。鶻將生，子呼母應；雛既生，母呼子應。鶻屬司夜，行屬司晝。雄翼掩左，雌翼掩右。物食長喙，鶻食短喙。搏則利嘴，鳴則引吭。毛協四時，色合五方。羽物變化，轉於時命。是則尋常之管窺，未盡羽族之萬一，而其性靈所鍾，聊擬議其大略云。

成珪道：「貓兒果然有些意思，虧你記得許多。老夫不問別的，專問你適才讀的鶻鷓，不知何等物件？」張小貓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另日捉幾個送與員外，便知端的。」成珪道：「若得如此，重重謝你。千萬早得幾日方妙。」阿貓應了出門，眾人也不知員外要他何用。

次日侵早，張小貓手中提了三五個來尋成員外。成珪道：「我道怎麼鳥兒，原來就是黃鶻兒！」張小貓道：「員外，這鳥兒名色頗多，不止呼為黃鶻，又名黃鸝，又名春鳥。唐玄宗曾呼為金衣公子，梁武帝曾封為金陵郡公。在《山海經》則曰鶻鷓，療得一味好妒……」成珪忙把小貓的口掩住道：「不必說了，只問你這幾隻要多少錢？」小貓道：「既是員外用得，任憑賞賜。」成珪到也不好輕他，吩咐主管稱一兩銀子，遞與阿貓，千歡萬喜，領謝而去。

此時成珪拿了鳥兒，來到廚下，叮囑成茂的妻子，烹煮得香香辣辣。等待午膳時分，成珪親自拿了，送與都氏道：「連日見院君茶飯頓減，敢是身體不快？拙夫買得一品爽口時物，特與院君下飯。你且請用一箸。」都氏道：「與你做了四□多年夫婦，曾不見一些體心，今日為何這等發意？不要辜你美情，待我吃些看。」都氏吃道：「這肉倒也可口，是甚麼物件？」

成珪道：「只為院君無肴，特到湖上買的油葫蘆兒。院君若是中意，拙夫明日再去買來。」都氏道：「這些野味，我也常常吃過，不似這品，到也可人。」成珪見他吃得歡喜，心中□分爽快。

不料歡喜成仇，算人處反算了自己。也是成珪命裡難雜，該受老婆折磨。巧巧那晚都氏剛受了些風寒，肚子攪腸刮胃的，痛得一佛不出世，二佛不昇天，到了三更，只是不止。都氏再不怨著自己感冒，只道有人暗算著我，不是咒詛，定是下毒，正叫做肚痛怨灶君，吃跌怨泥神。猛然想著道：「哦，是了。我道老殺才向來不肯體心貼意，昨日劈空買些甚麼鳥兒我吃，其中決有緣故！」就在牀上傾天倒地的喊將起來。成珪不知就裡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忙問道：「院君，奈煩些便好，為何這等焦躁？」都氏抬起頭不做聲，竟把丈夫的臂膊拽到口中，盡力咬上一口，只是不放。成珪摸頭不著，只叫得苦。都氏咬得力乏，放了口道：「老殺才，你好狠也！要戀閒花野草，何消把毒藥害我？這回遂你意了，好快樂哩！」

成珪道：「院君，這話從何說起？你自肚痛，或者因受了風寒，或者發了痧子，連忙請醫生，待他切脈用藥，自然痊可，怎說是我將毒藥害你？」都氏道：「還要嘴硬！你千朝百日，並未體心若此，我道昨日為何劈空假慈悲，將甚麼鳥兒我吃，自又不吃，今日巧巧肚痛，不是毒藥，是甚麼？」成珪發起劇來，莫得對答，自說道：「鶴鷓鳥終不然吃了會肚疼的？」不期早被都氏所得，道：「緣來昨日說是油葫蘆，今日又是甚麼猖根了！」成珪慌了，只得求道：「院君不必造次的苦苦怨著我，你只遍訪吃鶴鷓若能害人肚痛，拙夫情願受責。」

言未絕，外廂傳報醫生來了，成珪忙去迎入房中。看了兩手脈息，醫生道：「別無他恙，只吃一味風寒中於脾胃二經，更兼生冷搏激，以是腹中絞痛，不癒則變為直中陰經的寒厥症。候小子把溫胃散寒之劑投之，自當全愈。不妨，不妨。」都氏道：「先生差矣。老身並無受寒，只因我那毒心的老賊，把甚麼鶴鷓鳥兒賺我吃了，故此藥出這般病來。」醫生道：「院君不可錯怪了老員外。據脈看來，尊恙受寒無疑，況那鶴鷓鳥即黃鶯也，《本草》上說性平，味甘，無毒，能補五臟之偏，又能療妒。這不過是員外要院君不妒之意，那疼痛實與員外無干。」都氏聽得這話，愈加發怒，只因醫生坐在面前，不好發揮。

醫生撮了一劑藥，連夜吃下，果然應驗，未五鼓，疼痛已住。不覺呼呼的睡到次日巳牌時分，覺來身體康健，便趁個不曾梳洗，走到外廂，把成珪一把髭鬚揪到廳上跪著。問道：「老殺才，你道那鶴鷓不是害人之物，教我遍訪，如今先生說雖不害人，專能療妒，終不然我是妒婦麼？我今也不賴，拼做妒婦，與你弄個出場，只要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且跪著，待我慢慢敲斷這幾莖老牛骨。」成珪道：「拙夫實不曉得甚麼可以療妒，不過一味孝敬，誰知醫生亂出這句話來，院君便輕信了。可憐老夫受刑不起，萬望院君慈悲這一次，今後決不敢再買鶴鷓，也決再不敢提個『妒』字兒起了。以後若犯，任憑院君打死罷！」都氏道：「老花嘴，你道這番醫得我不妒，任憑你去尋花問柳，好快活哩！我今也查不得許多去向，限不得許多時刻，只把一個甚麼法兒，早上給了，晚間要繳，若你依得，總也萬事全休；若說半個『不』字，今日休指望活了狗命！」成珪連連叩頭道：「院君若有甚麼條例，甚麼方法，是件都依，只求院君饒打。」都氏道：「既是肯依，明日聽候發落。起去！」

成珪應聲謝恩，立起身，向外便走，急了些，一個昏花，直從板壁邊擦去，不料壁上一個小小釘頭，把裙於鉤住。成珪道又是妻子拽住，回身不迭，連忙低頭跪下道：「院君，一應條律，拙夫已許下俱依，為何又拽轉來？還有甚麼吩咐？」說完，不見答應，抬頭一看，方知院君已是進去，回頭見板壁上鉤著半條裙幅，方知被釘取笑。於是立起身，口中呸幾呸，嘆幾個嘆唾，走出外去。

都氏要尋個法兒奈何夫主，一時思索不出，暗自想道：「我待只不容他出門，又恐旁人議論；若是著個小使蹤跡，又恐監守不嚴，反能賣法；若竟將他下身小衣早晨盡行縫住，認著針線手跡，又教他這一日怎生大小便得？」東思西算，只是不妥。忽然間悟出一個主意道：「妙得緊，妙得緊！成茂那哩？快與我喚個刻圖書印的先生來！」

成茂領命，也不知叫他何用，一口氣徑奔到鼓樓前，接著那專刻印兒的徐鐵筆到家，報知都氏。都氏請進，相見畢，問道：「老身聞得先生大名，特請見教。不審先生專刻那一家的圖章？」徐鐵筆道：「小子祖傳鑄刻，所習不止一家，莫論周秦漢唐唐宋齊梁四夷八蠻文字，處處曉得，但不知院君要刻何等字號？」都氏道：「據先生所說，歷朝印譜，老身一字用他不著，惟獨老身這篇印譜，想是先生到也未曾經看過。如今總不必擬古，只隨時刻些甚麼花草魚蟲之類罷了。」徐鐵筆道：「院君的印譜，小子雖是不曾看過，若說施於何所，小子定須有個刻法。如不說明，恐失款識，難為識者比。請院君從實見諭，以便計議。」都氏道：「不過暗記而已，不拘式樣，只不要有字。」徐鐵筆只得提起刀，颯颯的刻成一方的印，與都氏一瞧，□分稱意，怎見得？

長短無過一寸，方圓只可三分。不鑄玉篆與金文，賽過降魔法印。上刻並頭兩朵，荷花出水亭亭。不施圖畫並闡津，與那假清客，用的沒認。

都氏將錢送與徐鐵筆去了。次日清早，便對成珪道：「今朝好日，我老娘要開印了。言過是件俱依，這回略梗我令，先請一百竹片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又來取笑，好好的又驚嚇我！」

都氏道：「誰來取笑？昨日說得俱依，今日卻又忘了？」成珪道：「不敢有忘，但憑施設。」都氏左手捏匣印色，右手提個印兒道：「我也不打你，我也不罵你，只從今日為始，每日起牀，請你令尊出來，頭上給一顆印，到晚要原封繳還。日間任你各處閒走，只要印兒無損。如有些兒擦落，以吏胥洗補重大文書論，杖一百，律徒三年；全失者，以鋪兵失去緊急公文，及旗牌官失去所齎虎符論，隨所失之輕重治罪，輕則邊遠充軍，重則轅門梟示；若曾於所在地方有司呈明致失之繇，罪亦減等。

若不遵明旨，擅自私刻者，以假刻符璽論，罪誅不赦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出得題目，便是難做，倘禱裡擦去些，難道也打一百？」都氏道：「這也憑你遮護，虧那考武生封臂的，怎麼過了日子？」

成珪不敢回對，只得把那雞巴少少取出。都氏道：「怕甚麼羞哩！」把只嫩鬆的手兒，竟向那昆裡和根拽將出來。成珪又笑又怕，不覺老騷性發，那話兒已自勃然大舉。都氏也不管三七二□一，竟向龜頭上打下一顆印子。成珪惟恐擦壞，只得另尋個絹帕兒包裹上載，方敢行動。

都氏以此法既行，以為得計，竟也不像；舊時提防，任他遊走。這日晚上歸來繳印，燈光之下，免不得法令之初，將印兒一比，不知怎地小了一半。都氏放下臉道：「老殺才，恁般欺我，開封發市，便雕了假印來！」成珪道：「院君嚴命，誰敢玩法？屈死我也！」都氏道：「我只不管。原說過的，擦壞計責一百，假刻死罪不赦。言猶在耳，決不寬宥！死罪可恕，活罪難饒，今日讓個初犯，減等也該二百竹片。」成珪再三苦苦哀求，只得受了一百下。次早仍復關領收繳。已是半個來月，俱無異說。

不想那日晚間又刻繳印，不覺印子又大了若干。都氏又變臉道：「老殺才，又討死也！前番私刻小了一暈，已吃下一百竹片，想是打得少了，今日又去私雕，你看又大了一暈，該得何罪？」成珪實是不曾雕刻，前番已是屈打一頓，□分痛苦，今番又說要打，你道豈不驚駭？那件傢伙，早縮做蜒蝨蟲一般。

成珪對著自己雞巴歎息道：「只為你身上，不知累我受下多少苦也！」言未已，只見龜頭印兒已如舊了。都氏正待要打，成珪道：「院君不要造次，只求復試一番，再打未遲。」都氏仔細又是一看，果然一毫不差。這晚活活饒了一頓肥打。

看官們，你道印兒大小，原有分寸，成珪既不私刻，為何能大能小，賺出許多唇舌？原來那日成珪初領印兒，與院君奪手奪腳，未免說些趣話，騷興一動，老做老也會舉了起來，硬時印去，到晚軟時來繳，怪不得小了一暈，這頓打也免不過的。

後來這日印時卻是軟的，到晚也因些高興，硬了頭皮去繳，豈不又大了一暈？若不是仍舊驚軟，這場打可又不是難逃也。不知這法兒畢竟行得通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